

夏洛特

简·爱的最后旅程

D·M·托马斯 著 吴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洛特

简·爱的最后旅程

D·M·托马斯 著 吴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英)托马斯(Thomas, D. M.)著;

吴洪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6

书名原文:Charlotte; The Final Journey of Jane Eyre

ISBN 7-5327-2857-9

I. 夏... II. ①托... ②吴...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242 号

D. M. Thomas

CHARLOTTE: THE FINAL JOURNEY OF JANE EYRE

Copyright © 2000 by D. M. Thom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ritai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D. M. Thomas, Britain

through ARTS AND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1-205 号

夏 洛 特

——简·爱的最后旅程

〔英〕D·M·托马斯 著

吴 洪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市吴中区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118,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100 册

ISBN7-5327-2857-9/I·1652

定价:12.00 元

一本现代版的《简·爱》

——代译序

由经典名著衍化出“前篇”“后续”类作品的文学事件看来是没有穷尽了。

夏洛蒂·勃朗特于十九世纪出版了她的不朽名作《简·爱》。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先是英国女作家琼·里斯以疯女人伯莎的身世为线索写出了《简·爱》的“前篇”《藻海无边》,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坛趣事。不久前,又有人再做《简·爱》文章,称勃朗特当年曾留下几页续《简·爱》的手稿,于是就有了这本名为《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的小说,作者是D·M·托马斯。

小说由两部分组成。起始部分按手稿的暗示续写了简·爱和罗切斯特婚后不尽完美的生活;罗切斯特的性无能以及他对前妻伯莎的隐晦情结无疑是造成最后悲剧的主要原因。随后,作者似乎展开了另一个故事,登场的是一个名叫米兰达的现代英国女性。她以勃朗特专家的身份去法属马提尼克岛(也是简·爱找到她最后归宿的地方)参加学术会议,并开始了她新的写作计划:用更为现实、略带悲观的笔触重写简·爱的婚姻结局。然而,她编写简·爱与罗切斯特的不幸婚姻实际上是在

折映她自己失败的婚姻生活；她描述简·爱最终发现罗切斯特自虐式性变态的情节亦是在揭示她与父亲之间的近乎不伦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妨把她此次的马提尼克之行看作是摆脱家庭危机和身心崩溃的心路历程。在这里，作者用地点、事件和人物的交织缩短了时间上的跨度，把几个相隔近两个世纪的女性融为了一体：米兰达的身上既有简·爱的影子，也有夏洛蒂·勃朗特的痕迹；她占全书近三分之二篇幅的叙述似乎在回答作者的一个提问：如果简·爱生活在今天，她会怎么办？

从结构上看，小说有两个独立的故事，起始部分（前五章）加上书的最后一章续写了《简·爱》的剧情，可以看作是《简·爱》的续集。但作为续集，它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局限，对性和道德的阐述更为大胆开明。第二部分则是讲述一个现代简·爱的故事，其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无疑会迎合现代女性的反叛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同时，作者凭他匠心独具的构思和布置又使得两个故事互相交叉渗透，脉络相承，共同展开一个主旨。因此，与其把它视作两个故事，还不如当作一本内容统一的现代版的《简·爱》来读更符合原创的意图。

最后再说一说作者。D·M·托马斯是英国文坛新崛起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1935年出身在康沃尔，迄今已著有十多部小说和诗集。1981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白色旅店》，使他在国际文坛名声大噪。这部当代文学经典式的作品被译成了二十五种语言。《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是他2000年发表的一部新作，其写作手法与《白色旅店》有异曲同工之妙，颇能反映他的创作特色。

译者

第一章

1

读者,我嫁给了他。婚礼没有张扬:到场的只有他和我、牧师和文书。但我不想隐瞒:虽然我没有看见什么,但在我的幻觉中却清晰地感觉到了另一个人的在场。当牧师期期艾艾地说着“你们为何不能合法地结为夫妻”这些可怕的话语时,我脑海里顿时闪现出了桑菲尔德庄园和囚禁在三楼的那个可怜的疯女人。几乎同时我又宽慰地知道她已经死了。我顿时为自己的罪孽深感不安,虽然我明白她的死是由她自己造成的,而且死亡对她而言无疑是仁慈的。但我的不安丝毫没有因此而有所减轻。

当我们步出教堂、来到雨后愈见明净的日光下时,我那黯然的心情也随之涣然冰释。刚才举行婚礼时外面显然下过一场阵雨,绿叶此刻显得更加晶莹,湿润的空气也添了几分清新和芬芳。

“你现在是罗切斯特太太了!”亲爱的爱德华把我揽在怀里吻着我说,“你再也躲不开我了,简。”

“我从来就没有想躲你，先生。可你会——你会后悔的！”

“永远不，我的简。”他把嘴紧紧地贴在我微笑的唇上，“现在让我们赶回芬丁去。我可不在乎突然涌来的那片乌云，”——他仰起失明的、狮子般的脑袋——“空气里的气味告诉我会有一场大雨。尽管再大的雨也无法浇灭爱情，但它会使人着凉的——尤其像我妻子这般柔弱的身子！”

“柔弱？哦，得了！”

从教堂回来，我去了厨房。玛丽正在准备午餐，约翰在擦拭餐刀。我说：

“玛丽，今天早上我和罗切斯特先生成婚了。”女管家和她的丈夫是那种举止得体、感情含蓄的人，任何时候告诉他们哪怕是天大的事，也不会有耳朵被兴奋的尖叫声震聋或被滔滔不绝的惊叹语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危险。玛丽倒是抬起了头，直瞪瞪地

2 注视着我，手里那把正在给两只烤鸡上油的勺子确实在空中停留了约三分钟；约翰的餐刀在这段时间里也停止不动了。可玛丽随即又弯下身子，只说了一句：

“是吗，小姐？啊，那是当然啦！”

过了片刻她又说：“我看见你和主人一起出去了，但不知道你们是去教堂成婚的，”说完她又继续给烤鸡上油。我回头看约翰，他正咧开嘴在笑。

“我跟玛丽说过这事会成的，”他说，“我知道爱德华先生，”（约翰是老家人，在主人还幼小时就开始服侍他，所以常常用教名来称呼）“我知道爱德华先生会这么做的，而且我肯定他不会久等。我想他做得对。祝你快乐，小姐！”说罢他彬彬有礼地拉了拉额发。

“谢谢你，约翰。罗切斯特先生要我把这个给你和玛丽。”我把一张五镑的钞票递到他手里，没等他再说什么便离开了厨房。

稍后当我经过这间他们独用的厨房门口时，我听见约翰粗哑的嗓音在说：

“我看得出来：她虽说不漂亮，但心眼好，会对他好的。”

玛丽的声音更轻，像是一阵含糊不清的耳语：

“是啊，不用再担心坟池了。”

我走开了，没有听约翰的回答。我的心猛地打了个激灵。我知道那个水潭，知道那个位于芬丁最北端的终年不见阳光的黑水池。爱德华在我来到树荫遮蔽的庄园的几天后曾带我去过那儿。凝滞、漆黑的水面令我不寒而栗。因此我并没有对爱德华的那番话感到吃惊。他当时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简，我带你来这儿是为了警告你。这水池看上去很浅，但实际的水深要超过一个男人的身高。不止一个人在黑夜趟入水中被淹死。它似乎会拖人下水。除非是白天，千万别走近它。”

我相信，玛丽低沉的话语一定是指她的主人在桑菲尔德那
3
场大火和失去了视力和一只胳膊后的绝望中曾失足水池。也许是不顾死活自己走下去的，更有可能是有意想了结自己的生命。看来是偶然的机遇救了他：也许约翰就在附近，或者是别的什么人刚巧在那儿砍柴或采草莓。这是我难以启口打听的事，既不便问约翰和玛丽，更无法问爱德华自己。我只能感谢上帝让我及时回到了他的身边。

我急匆匆回到主人那里——我还是这样老想着他，已经是长期形成的习惯了——他正坐在花园的长凳上，在暖暖的阳光下画画。短促的阵雨过后日光又开始朗照大地。我在他身后弯下腰，将嘴唇印在他蓬乱的头发上——即使像今天这样特殊的日子他也无法把头发梳理整齐。“你受了那么多的罪，爱德华！”我说，“现在你安全了，我希望我能让你快活。”

我搁在他肩上的手很快被他的手捂住了。“简，简！”他一声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上饭时玛丽和约翰向他们的主人道喜，祝他幸福美满，并感谢他慷慨的馈赠。接着我给他读了一会儿书，但我觉得自己特别地神不守舍：心里在想着坟池。第一次去那儿时爱德华告诉我坟池取名之十七世纪当地的一个诗人。“他来这儿寻找忧郁的灵感，简。有些不可思议吧？”

“确实不可思议。我在这种地方什么灵感都不会有。”

“但池的取名还是挺恰当的，嗯？许多男人、女人、孩子和野兽都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坟墓。”

给新婚的丈夫读书时，我在想象一幅可怕的情景：罗切斯特先生走出树林来到水池，水一下子淹没了他的肩膀；只要再走一步他便会失去生命，失去我，甚至失去上帝！幸好在这时——

4

“爱德华主人！先生！”

绝望的人发出一声低吟。“——是你吗，约翰？别管我！别管我这个废物！回到你的好妻子身边去！好好待她！”

“——简！你今天读得不太专神，不像往常那样有感觉！是不是有什么事分你的心？”

“分心，先生？”

“别再叫我先生！”

“我喜欢这么叫。”

他咬紧牙齿。“我想你是怕我，简。”

我放下书——就像但丁笔下的那个情人——走过去搂住他，把他的头紧贴在我的胸口。“有了爱情，”我喃喃地说，“就不会有惧怕。”

“好姑娘，简！好姑娘！”

我暗暗乞求上帝的原谅，因为我确实有几分惧怕。但我只能言不由衷。我不能把新娘在婚礼那天所产生的忧惧直言告，这会显得很不得体。然而这份忧惧确实弥漫在我的心中。读者啊，我是那么的浅陋。我知道有这样那样的仪式，也知道结婚并不仅仅是宣个誓而已。我想象过——哦，我真的想象过！我甚至对朦朦胧胧的事情充满了渴望！我知道我的莎士比亚：“想象的滋味如此甘美，它令我为之心醉！”

“别害怕，简，”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也抚慰着我的心，“一切都会好的。”

“我也这么想，亲爱的爱德华。”

我说得很真实。当洞房内圣洁的奥秘最终向我展露时，我确信他会很温柔很耐心的。然而我仍无法打消由于我的无知而产生的忧虑，也许他根本不欣赏我的单纯。他坦承跟好几个情妇寻欢作乐过——其中包括阿黛勒的母亲——疯女人的拖累使他绝望地漠视一切神圣的戒律。那些情妇都生活在巴黎和其他的大都市，个个风雅娇丽。我不止一次地想象爱德华是怎样欣然拥入她们风情万种的怀抱，并为此而烦恼。我怕相比之下他会觉得我缺少那份美艳和娇情。

5

玛丽进来说有个叫鲍尔斯先生的人来访。他是布拉德福德的建筑师，是丈夫请来商量事情的。“你去谈正事吧，亲爱的，”我亲了亲他的额头说，“我有几封信要写。”

“该死的竟选了今天，”他气冲冲地说，“但时间不会太长的，过后我们去散步。”

我坐在梳妆台前写信给沼屋的黛安娜和玛丽，告诉她们我所做的一切，并细细解释了我这么做的理由。我相信她们会毫

无保留地赞同我的做法。当然，她们还会很快回信表达她们意外的惊喜，并希望早日见到我的丈夫。接下来给剑桥的圣约翰写信却颇费心思，一字一句都得琢磨一番。在告诉了他我的婚礼以及我这么做的理由后，我写道：

亲爱的圣约翰，我相信上帝会赐福于你的神职。我想，在迦拿^①赐福于新人的上帝也会为你找到一个善良、高尚和圣洁的妻子，让她来帮助你完成神圣的使命。正如我以前对你说过的，我们不适合做夫妻；我对你的爱只是对一个兄长的爱，我希望并相信你的爱也是如此。我并没有像新娘爱她丈夫那样爱你——就像我爱罗切斯特那样——你也同样不具有这种爱。你坚持认为我不结婚就不适合与你同去印度，这一点你是对的；要不会引出太多的流言和责难，以至影响你的牧师生涯。

6

也许你觉得我很怯懦，没有接受主的召唤去那个遥远的国家。可我现在至少是在帮助一个为了徒劳地救他的妻子而失去了视力和一只胳膊的人，一个承担着周济这一地区许多穷人的责任和义务的人。这么看来——虽然这说不上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因为我深深地爱着他——我还是在尽一份尽管谦卑但有助益的义务。

你亲爱的

简·罗切斯特

当我在两封信上签上这个陌生的姓名时，我有一种极大的

① 巴勒斯坦北部古城，相传是耶稣首次行神迹处。

欢愉感。

我发现,我改姓了他的姓的那个绅士很快就送鲍尔斯先生上路了。我们随后外出散步,手牵着手穿行在田野、小巷和高沼地上。天色很阴暗,但奇怪的是没有风。一路上听见小鸟的鸣啭、巷子里的石子在脚下的滚动以及衣裙边穿过湿润的草丛时发出的沙沙声。虽然没有绚烂的阳光,我的心依然明媚如春。

最后我俩在一张天然而成的草凳上歇坐下来:前面是茫茫无垠的高沼地和山丘。似乎在注视着前方的他开口说:“简,你知道我在看什么?”

“不知道,先生。”我改不了旧的称呼习惯。

“我在看修复后的桑菲尔德庄园。我已经把原始的设计图纸给了鲍尔斯先生,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接着告诉我说,三楼将是变化最大的地方,因为他不想让自己或者我再去面对那扇窗户——伯莎以及看护她的格雷斯·普尔就在它后面生活,或者说生存了许多年。“等它修葺一新后,你还会幸福地住在那儿吗,简?”

7

“有你在我的身边,住在哪儿我都很幸福。我在那里曾有过幸福的时光,有了你的陪伴我会更幸福的,爱德华。”

“不再有痛苦的回忆,简?”

我攥紧他的手。“是的!再说对阿黛勒也有好处,那里是她熟悉的家。”爱德华为阿黛勒找了个学校,我去探望时发现她脸色苍白,不很快活。我不由想到了自己的学校生活。我决定把她接回来,再次当她的家庭教师。

“还有,”我莞尔一笑说,“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如果上帝眷顾我们的话——在芬丁庄园长大!这儿太潮湿,不利于健康,阴暗的日子尤其令人压抑。”

“说得对，”他说，“我们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应该生活在更好的环境里。”我们开始往回走，回到阴暗、潮湿、压抑的芬丁庄园。但眼下我并不感到它压抑。“简，你真的没有感到不安吗？我是说你就要告别那张舒适的单人床而去和一个老朽的丈夫同床？”

“我是有点不安，”我承认说，“我知道得那么少，你却懂得那么多。你身边有过许多美人，而我只是你的不起眼的简。”

“不起眼？你说自己不起眼？你可是一直说自己长得丑，难道今天早上的仪式大大改观了你的容貌？”

我拽过他的头，用嘴紧紧贴住他的唇，不让他笑出声来。

我们回到了芬丁庄园，喝了丰盛的午茶。晚上我又给他读书，但仍有些心不在焉。就这样，新婚的第一天算是过去了。

也许还不能这么说。读者，你一定以为我会避而不谈夫妻间的床第之欢。可我会让你失望，也许还会冒犯你。我要告诉你的，发生的一切欢心极了。我快活地躺在爱德华的身边，感受他充满激情的搂抱和亲吻，感受献出我的灵魂和肉体的喜悦。唯一让我惊讶的是，新婚之夜居然没有会让任何一个新娘——除非她具有很强的清教徒似的癖性——觉得不满或困惑的事情发生。“露滴牡丹开”的瞬间我感觉到了疼痛——这词语多么奇妙啊，女人的那一瞬间似乎就像花蕾绽放一样。早上当我在熟睡的丈夫身边醒来时，我看见了床单上的血迹，心里充满了喜悦。我给予这个面留疤痕、身材魁梧的男人的爱是多么的纯洁啊。我坚信我那看似不净而凡俗的血和救世主泼洒在十字架上的血是同样的圣洁。

第二章

9

醒来后，我伸手去触摸亲爱的丈夫，却发现身边只有空空的还留着他体温的床单。我睁开眼睛，透过窗帘的缝隙发现天已经大亮了。天似乎又要阴悒下来，北方的夏天常常是这样。但它并没有影响我此刻的好心情。我又闭上眼睛，暗暗觉得好笑，责备自己竟成了赖床的懒鬼！“这可不行，简！”我冲着枕头低声说。我不能只顾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而忘了自己的职责：我应该早早起床，更衣下楼去服侍丈夫吃早餐。

然而我原谅了自己：这毕竟是新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啊。我又舒坦地躺了一会儿，闭着眼睛，用手抚摸着 he 刚才躺的地方。我甚至感觉闻到了 he 富有野性的体味。

当我终于下楼来时，我发现 he 正坐在餐桌旁吃粥。听见我的脚步声 he 抬起头来。“是你吗，简？”他喊道，“我的宝贝妻子！”灰暗的光线从 he 身后的窗户透进来，衬映着他微笑的脸。我的心欢快得像小鹿一样在跳动，如同当年我听见他那神秘而痛苦

的呼喊后重新回到他身边时那样。

我走到他身边，搂住他的肩膀亲吻着他的额头。“是她，”我说；声音轻快悦耳——因为我心中荡漾着幸福的激情。“她总算下楼来了！你一定想，做了妻子后的她只想赖床了。哦，别担心，不会这样的。”

“我还不了解你，亲爱的简？再说即使如此又有何妨。”这时玛丽推门进来，端上为我准备的热气腾腾的粥。他又问道：“我想你睡得还好吧？”

“哦，好极了！——谢谢你，玛丽。”

“天很阴冷，夫人——真像冬天。这种天就该喝点滚烫的粥。”

爱德华称赞了一番粥的美味，玛丽质朴的脸上泛起一片快乐的红晕，她离开了屋子。

10

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将匙放进碗里。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一点也不饿，碗里的粥没怎么动。我听说爱的欲火异常炽热时会影响人的食欲，就像我今天早上的情形一样。我闲扯了几句，但发现他不在谈话的兴头上，于是便默默地望着他。我高兴地注意到他现在吃东西要比两三个星期前从容多了，显然他正在适应残疾带来的不便。

众所周知，小说里——就那奥斯丁小姐的小说作比方吧——作者在表述婚礼后也许是最有趣的内容时往往会吝惜笔墨。于是，洞房里的床第之欢连同婚后生活中一些平凡的细节都避而不谈了。比方说，新人是如何度过第二天的早上或下午的？就我所知，有的新娘坐上了去伦敦或至少是斯卡伯勒的马车；有的更是漂洋过海——被海浪颠得够呛——去了她们更向往的地方：也许是巴黎，或者罗马，或是威尼斯。现在我来告诉

你们我们婚后的生活吧。早上,当罗切斯特先生同牧师和另一个当地的乡绅商量有关改善供水系统的计划时,我继续在缝制后客厅的窗帘,完全沉浸在家务活的快乐中。后来我们一起吃了昨天剩下的烤鸡和玛丽做的美味的西米布丁。下午,我们还像往常一样外出散步。只要天气允许,散步已成了习惯。

我们手挽手一路走着。爱德华谈起了他从上午的谈话中得到的感受。这一带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在出生或孩提时夭折,然而疾病仍只让他们活到三十几岁,甚至二十出头。他认为这一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不良的供水系统。他决定要改变这一状况。我也愿意尽一个柔弱女子的微薄之力来帮助他。

由于失去视力的缘故,他的嗅觉变得异常的灵敏。他能准确无误地辨出从旁边经过的每一片灌木。说到这一奇特的功能,我觉得我们这些视力正常的人倒反而由于忽视而退化了。我向他坦白,此刻我正在回味他身上那股浓烈但并不难闻的体味;我早上醒来时就感觉非常清晰。他可能洞察了我的心事,默默走了一阵他突然轻声说:

11

“简,昨天晚上——”他打住了话头。我等他往下说,心在扑扑地跳。他没有开口。我也愣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我不知道妻子是否可以把她隐秘的感受告诉她新婚的丈夫。我想还是谨言慎行不说的好。然而,沉默变得越来越令人尴尬。我决定开口,但故意让语气显得很轻松。

“我只能这么说,先生,尽管你长得丑,可你的搂抱倒不见得笨手笨脚。一点也不。”

他轻叹一声,“这就好。”

我指望他继续说下去,可显然他并不打算这么做。于是我用同样轻快随意的口吻说:

6

“当然啦，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很稚嫩，爱德华。我只希望你能容忍我，不要觉得我一点也不合你的胃口。”

他把我的胳膊搂得更紧。“不，简，根本没有的事。”

“那我就宽心了。”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我随之也停了下来。他那张忧郁、英俊——然而又是丑陋的——失去视力的脸转向我。“简，”他说，“会好的。别担心。”

他的声音和蔼亲切，然而我刚才不落实的快乐感却顿时噎在了喉咙口。我得先吞咽下这苦涩的感觉，然后说：“要是我有什么地方不讨你的欢心，我很抱歉。”

“你太讨我的欢心了。只是，正像你说的，你很纯洁。”

12 我们继续往前走。不合时宜的阴冷天气似乎在刚才谈话的几分钟内又冷涩、昏暗了许多。我听见他数落着我们经过的一簇簇野生植物的名称，但心情忧伤的我几乎是听而不闻；只应付着说他都猜对了。

一路上我们没再提这些涉及到隐私的话题。回到庄园后我匆匆去厨房帮衬玛丽。爱德华请了当地的几位乡绅来吃晚饭；他知道他们都想登门贺喜，都好奇地想看看新娘——我们结婚的消息已经传遍了街坊四邻。爱德华觉得，与其让这些单身或成家的乡绅不请自来，还不如一同邀请：这样可以节省我们许多时间。

我想我根本没心思听玛丽絮絮叨叨谈论馅饼和配料的质量如何，而是越来越深地陷入自责的痛苦中。我注意到类似的经历从未在结婚的圣殿里提及，缘由我们这些作家都心存疑惧。尤其是女作家，我相信她们个个是煞费苦心在写作的女孩；她们在寂静的屋子里，在阴冷、寂寞的宅院内为取悦她们的主人而冥